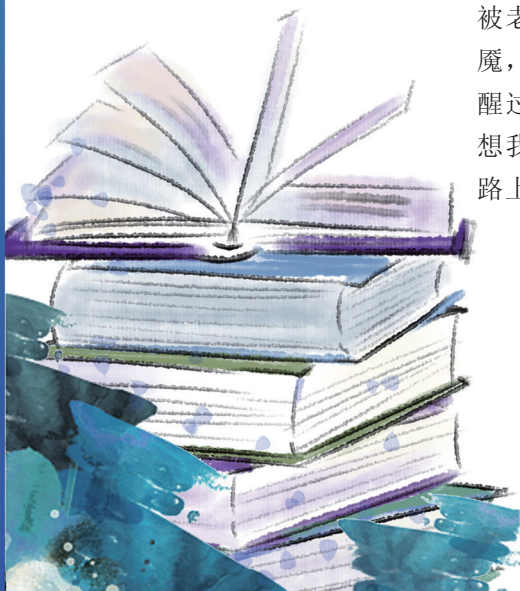


从文学到数学： 一个青年数学家的读书故事

刘海东



① 仙人抚我顶

我的识字启蒙比较早，大概还在父母怀抱时，便常常听到他们用十来个韵的客家话吟唱唐诗。在抑扬顿挫的奇妙韵律中会的字逐渐多了，身边又没玩具和玩伴，就开始懵懵懂懂地用文字来理解周围的世界。记得小学一年级的一个下午，父母都不在家，我爬上连着梳妆台的一个书柜，在里面翻出了封面泛黄的上下两卷《封神榜》来。在新华字典的帮助下，我磕磕绊绊、连猜带蒙地把它们读完了。我当时根本意识不到这本书会怎么影响我的整个人生，只知道被书本里那个奇谲瑰丽的神怪世界所震撼和吸引。

到了小学二年级，我变本加厉，在课堂上偷看《西游记》，终于有一天被数学老师发现了。她出离愤怒地把书从我课本底下抽出来，恶狠狠地扔出了门外，我甚至还记得那本书摔成两瓣的嗤啦声。等我坐立不安熬到下课再去找时，那本书却再也见不着了——不知被老师还是谁拿走了。这事成了少年的我好多年的梦魇，一度在数学老师无言怒目的表情里大汗淋漓地惊醒过来，深夜为那本死去的《西游记》痛哭流涕。想想我现在居然没有痛恨数学，反而走在了职业数学的路上，真是动物世界里的一大奇观。



虽被噩梦萦身，我的眼前却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。渐渐地家里的藏书被翻烂了，我就把目光投向了全县城大大小小的书屋，连大半是杂货店的那种也有一算一地跑遍了。有一座城南书屋在学校和家之间，自然成了我放学后流连忘返之所。这种书屋经营的大头利润就是租书，武侠或者言情居多，租金一天八毛或一块。放在现下当然不多，但在那个年代，小孩子要是有一包五分钱酸梅粉能把手掌舔出三室一厅，八毛或一块实在远超我的支付能力。幸运的是，那时的书屋并不太拒绝客人免费翻阅。为了省钱，除非爱不释手又实在看不完的租一天回家看，其他基本都是站着吃白食吃到天昏地暗。这样倒是有个好处，为免于太晚回家挨揍，我阅读的速度飞速增加，颇有些囫囵吞枣的味道。

当然这里面有些是舍不得一目十行的，比如金庸的“飞雪连天射白鹿，笑书神侠倚碧鸳”。这些书都是我极喜欢的，眼花缭乱的刀光剑影，舍生忘死的家国情怀，荡气回肠的恩怨情仇，像用水墨一般泼出了一个超脱现实的武林江湖。但非要现在的我挑出一本最爱，却大概是比较冷门的《白马啸西风》。结尾处老白马一步一步地把李文秀带回中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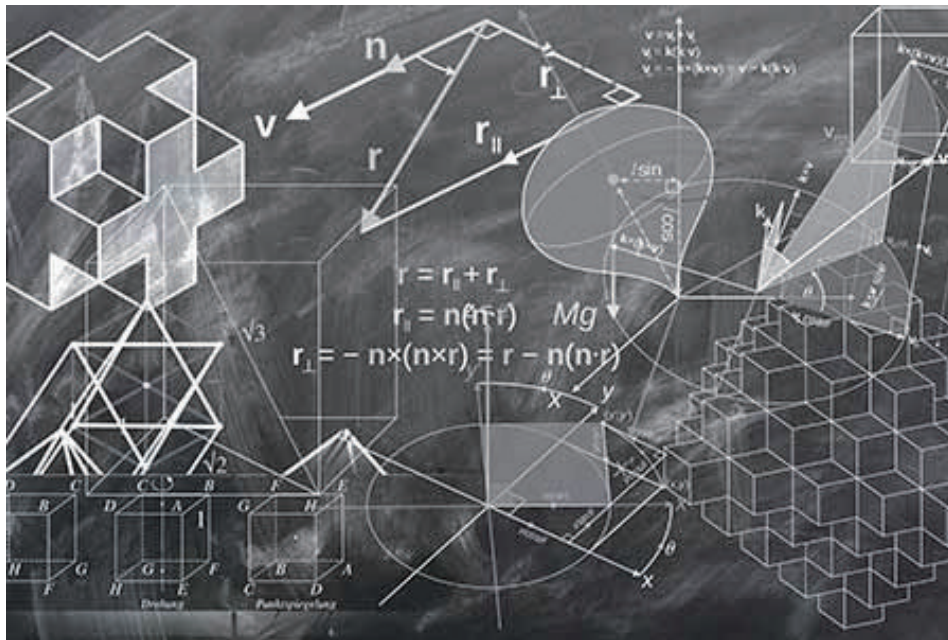
江南有杨柳桃花，燕子金鱼，但这个固执的姑娘说：“那些都是极好极好的，可我偏不喜欢。”这本书初读时，因为大主角既无绝学也无奇遇，甚至连份感情都不可得，读得十分憋屈；但随着年龄逐渐增长，开始读出了一份掩卷也抹不去的惆怅，在人生的种种时期，也对这个结尾有了不同的理解和表达。



在很多人看来，这些书大概都是些不务正业的消遣读物；但不得不承认的是，它们是我三观的直接缔造者。无法身怀绝世的武功，但也试图去了解小礼和大义；没有令人倾慕的姿容，但也认真对待每一份路过的驻足的感情。说人话就是，我不想像反派一样，在这个地球物语里活不过三页——即便现实可能是镜像相反的。只是如果完全沉迷在这些仙侠奇幻的世界之中，我现在也许会是一个网络小说家；但在天上一日世上千年的烂斧沉柯里，在白马少女回到江南后的无尽想象里，我被一个问题深深地困扰了：我把书合上，那这些人，这些事，这些世界，就不存在了吗？

④ 结发受长生

在我芜杂的阅读列表里，有一本记不得名字的书给我另一种震撼。这本书开篇就是些关于整数的基础知识，接着是证明2的开根号是无理数。这个证明如此简洁漂亮，以至于年少的我也能立刻深信并折服：人也许无法证明鬼神的存在，但确实能证明一些东西的存在。那一刻就像一个误入了深山的樵夫，无意瞧见了另一个棋盘，上面的不是黑白棋子，却是纵横交错的数和图；但将它们带出现实世界时，却不会腐朽消失，就好像带出来了长生不老的仙人一样。



于是我又疯狂地寻找一些自己也想不明白到底是什么的存在。还记得初中时，为了找到三等分角的办法而跑遍了大小书屋。但这个县城实在太小了，就像仙山脚下的凡人村落，根本没有任何解释这个的线索。沮丧了很久后，有个新鲜事物出现了，叫互联网。我虽然经常往外跑，但真没跑进过网吧——在我当时的认知里，网吧跟“游戏机室”等同。最后一次搜遍书屋无果，我咬了咬

牙，进了网吧，在还不需要身份证的时代开通了一个小时上网时间。

那个小时的开头几分钟是在心跳出胸膛的紧张和尴尬中浪费掉的。我发现实在不知道怎么开机之后，终于把哀求的目光投向了邻座在抽着烟打着游戏的青年，然后颤颤巍巍地在指点下点开了那个 e 图标。最后找了些什么找到了些什么统统不记得了，反正一无所获，只记得出门时还沉浸在强作镇定的情绪之中。这个事暂时在我《人生到目前为止的尴尬事》中排名前三，第四是我大学时上跑步机因开得太快被直接带出了地面，但当时脸皮逐渐练出来了，还能若无其事地爬起来继续跑，所以这个情节当然就进不了我尴尬事前三名了。

抱歉，话题有点远了。时代在悄然变化，人也在悄然成长，最终我找到了苦苦寻找的答案：尺规三等分角是不可能的，证明说是用到了一种叫做“群论”的存在。再等到上了大学，学过了近世代数，这个从初中起就千里寻他的“证明”，终于完整地呈现在我面前，俨然是一份如释重负的快乐。

大学四年是我对书，对知识最渴望的时光。再也不用跑遍大街小巷，图书馆就是天堂。有些厌倦了，南门外有风入松，东门外有万圣。喝苦咖啡的习惯还没形成，也还没到买回来纸质书却再也打不开的时候。书也看烦了，各处都是讲座，从天文到地理，看到海报记住时间早点去就是一场洗礼。非要给上段时期和这段时期总结一个推荐的书名，那么就记为《好奇》和《求知》吧。



北京大学图书馆内景

真正踏入数学世界是在研究生时期，在这里非常感谢我的导师不问出身地接纳了我。但一来我开始加入山鹰社，被里面的事与情绊住了脚步；二来研究生的数学跟我想象的非常不同，便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来适应。直到爬西藏卡鲁雄雪山的时候，有一天深夜我高反得头疼欲裂，迷迷糊糊爬起来上厕所。一出帐篷寒风刺骨，两边的陡峭雪峰像凶猛噬人的猛兽般压顶而来，而抬头却是漫天的星光。那一刻是如此震撼，以至于脑海里突然跳出了《千与千寻》片尾曲的一句歌词：“生也不可思议，死也不可思议，花、风、街道，都是如此。”那晚想了许多，像是明白了每个人都有一座自己要攀登的雪山，每个人都会有

刹那的璀璨星空。于是第二年我剪去了鸡窝一样的长发，渐渐淡出了社团，因老师建议多参加各种讨论班，于是和数学系小伙伴们一起，开始了中科院的旁听之旅。

在那里正式接触了科拉尔和森重文的 *Birational geometry of algebraic varieties*。它是一本双有理几何的入门必读书，经典到我在这里推荐显得有点敷衍。但这本书让我觉得好像找到了我的那座雪山，而作者之一的森重文也成了我敬佩与景仰的一座高峰。他和我的导师藤野修有过一段对话，大意是数学一些工作就像在一片沙漠里铺高速公路，值得吗？等我正式踏入了双有理几何的职业之旅，这句话还总是冷不丁地跳出来拷问我，像是警示，像是鼓舞，渐渐地就再也分不清了。



在幼时耳边萦绕的诗词里，有一句是“大梦谁先觉，平生我自知”。在我的南柯大梦里，很庆幸有书相伴。而更广义点的话，每一场精彩的电影，每一首绕梁的音乐，每一个有趣的朋友，每一段难忘的邂逅，都是我人生里读过的一本书。也许是在日本留过学的缘故，我对日本的工匠精神有些推崇；国内也有部记录片叫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，也当做一本书来推荐吧。里面有句话：“择一事，终一生。”宇宙或许正如朴素唯物论所说，是一个无比精密的巨大时钟，而你我只是其上的小小齿轮，或许能知道转动的意义，或许不能，又或许根本没有意义。

只愿我能骑白鹤，诵黄庭，得失不计，宠辱不惊。

（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）



作者简介：

刘海东，现任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金光助理教授。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，研究生考入北大数学科学学院，博士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。